

□ 怀念师友

校在“211工程”二期建设及“985工程”建设中，加速发展理科、人文社会学科和经济经管学科，力求在生命科学、医学领域取得突破，推动清华从工科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是非常英明、非常正确的！病房里的他，越说越兴奋，全然忘记了病痛，气色与精神都格外好。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，在交谈一个多小时后，便劝他好好休息。临别时，我们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，出院后继续为清华的事业发光发热。却未曾想，这竟是我们最后的告别。

一个月后，远在国外的我们接到了梁尤能副校长因病离世的噩耗，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，让我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，心情久久无法平静。那些与他相处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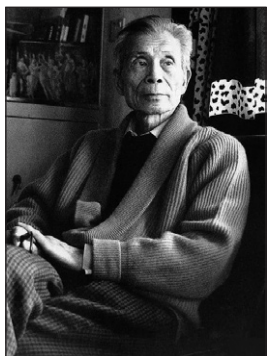
点滴，一次次在脑海中浮现：一起到部委申报项目时，他坚定有力的阐述；办公室里，他与同志们打趣时爽朗的笑声；讨论工作时，他目光灼灼的执着……梁尤能副校长虽已离去，但他的身影从未远走。他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，在清华蓬勃发展；他留下的精神财富，仍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。

敬爱的梁尤能副校长，您是教育事业的拓荒者，是我们前行的引路人。愿这份深切的怀念化为前行的力量，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好。您的事业与精神，将永远镌刻在清华的校史中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。

2026年1月

一生最值得怀念和感恩的吴冠中老师

○ 奚树祥（1958届建筑）



吴冠中先生

清华大学建筑系历来重视对学生的美育培养，这和梁思成先生的建筑教育思想有一定关系。梁先生曾经跟我说过：“一个建筑师如果不懂得美，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建筑师。”所以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肇始，就非常重视美术教育，注重从全国

范围网罗美术人才，例如李宗津、高庄、李斛、宋泊、华宜玉、曾善庆、关广志、程国英、王乃壮、康寿山等，当时他们都是国内有名的画家。

1950年吴冠中先生在法国学成归国。他和另外两位著名华裔艺术家赵无极、朱德群被后人模仿大仲马的名著《三剑客》之名戏称为“留法三剑客”，以此赞扬他们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。吴冠中刚一回国就被梁先生礼聘为清华建筑系的美术教师。

那时国内正值全面学习苏联时期，清华美术课的学时由两年延长至四年，足显梁先生对美术的重视程度。我们1952年入学后的前两年，曾善庆、王乃壮和程国英三位老师教我们素描，要求非常严格，课

余和周末时间和学生打成一片，经常一起出游作画。所以两年素描课程学习下来，同学们都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。

第三年开始学习水彩画，任课老师是吴冠中和华宜玉两位先生。当时的建筑系里除了建五的傅熹年外，我是第二个色盲学生，吴良镛先生为此找我谈话，要我改学水墨画，学校将会外聘老师专门教我，但当时我很想学水彩，因为水彩画的色彩使我入迷。

于是我跑去请教吴冠中老师，色盲的我是否能学好水彩？是否应该改学水墨？吴老师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后，告诉我，如果你很喜欢水彩，那就学吧！他说建筑师将来作为一名业余画家，只要不是全色盲，也许眼睛看上去是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另类色彩世界。

他鼓励我，要弥补色盲的缺陷，就要学好“色彩学”。用色彩学的理性配合观察的感性，也许能创造出另类的色彩表达。他又说，画水彩画时会和个人的感性情绪有关联，色彩可以表现自己的情绪，即使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情绪下，画出来的色调也不一样。于是，在他的鼓励下，我放弃了水墨画，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学水彩。上“色彩学”课时，我特别用心地记住不同色彩之间的关系。我就是在吴冠中老师的鼓励下坚持画水彩，一直画到我毕业之后。

在水彩课外出水彩写生时，他教我们如何选景，他说，“大家不要为选景都挤在一起，任何角度都可以找到可以入画的对象”；还说，“画画写生不是相机摄影，是再创造的过程，构图中如果需要一棵树，而对对象没树时，不妨可以把别处适合的树‘移’一棵到画面里来”；



奚树祥（左1）在清华上美术课

他又说，“作画时画面不要琐碎，要懂得放弃”，他引用郑板桥论画竹的一句经典“冗繁削尽留清瘦”来启发我们，这句话几十年来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别的老师辅导时会教如何调色，譬如，高级灰调子是怎么调出来的。而吴先生很少这样，除非你问他，他只是一再提醒我们：“颜色看准一笔很快下去，尽量不要涂改罩色，否则画面容易脏。”在欣赏吴冠中老师的作品时，他的画面颜色干净、飘逸，他的油画也是薄薄的像水彩一样，评论家也曾这样评论他。

上课时吴老师穿着朴素，有时还穿着球鞋来上课，对学生也很客气，鼓励多，批评少。我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：“画画要善于去发现对象的美，万物都有美，就看你是不是能够看到、感悟到。”他是非常在意画面“形式美”的。

吴老师的中文写作水平也相当好，我读过他写的好几篇散文，极富文采，令人钦佩。

毕业离开学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、向他讨教。我班同学杨燕屏毕业后改行从事油画创作，后来和曾善庆老师双双赴美，在国外奋斗几年，取得非常大的成就，她的画被国外许多著名博物馆收藏。

□ 怀念师友

这对伉俪和吴先生交往匪浅，他们三人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一起跋山涉水，花费数月时间去武夷山，并沿长江进行长途旅行写生。有一次为了画日出，吴先生一清早四五点钟就把他俩叫醒，没洗脸刷牙，饿着肚子匆匆上山完成画晨曦的心愿。

还有一次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写生时，有人送吃的上山，扰乱了正在聚精会神写生的他们，吴先生不顾别人的盛情，大喊：“不要来扰乱！”把人晾在一边进退不得。

长时间的野外写生，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，他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饿了有时就买几根老玉米边走边啃。经过长时间的野外写生，到达终点时，每个人都像地质队的工人，衣衫褴褛，长发粗须，但画囊里却装满了写生画稿，像是丰收季节满载而归的播种者，虽然蓬头垢面但却非常高兴，这种敬业精神令人钦佩！

后来杨燕屏和李可染先生谈起吴先生，李可染先生不无感动地说：“吴冠中是中国画家中最勤奋最用功的人！”

吴先生将自己的画视作生命，坐火车时他宁可把画放在座位上，自己却在一旁站几个小时，站得脚都肿了。杨燕屏告诉我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吴先生听说艺校的红卫兵要来抄家，为了保护他的画，他让自己的几个孩子把周围的花盆都堆在门口，准备拼死一搏。红卫兵见他只身一人堵在门口大喊：“我一生清白，你们要抄我的家动我的画，我就和你们拼了！”看着这架势，红卫兵们都被吓退。所以他的画在“文革”中竟然没有遭到破坏，这实在是万幸之事。

他虽然珍爱自己的作品，但是对自己

要求极高。画作完成后，过一段时间，他就会反复拿出来看，凡不满意的就毁掉，被他自己毁掉的画作就多达二百多幅。

另一方面，他对艺术市场上的种种乱象深恶痛绝。虽然他的画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是天价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说自己的画“将来不属于子孙而属于国家”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却向中国美术馆、故宫博物院和各地美术馆、博物馆、学校无偿捐赠，在中国艺术界里他捐出去的画作数量最多，所以有人称他为“捐画狂人”。

他为美术创作事业献身，不为金钱折腰的精神一如既往，贯彻一生。他曾说：“艺术的核心不是追求金钱，不能沾上铜臭！”他用自己的行动，与艺术市场上的炒作行为彻底划清界限。

我从媒体报道上得知，吴老师的画在香港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每幅都拍出天价，最贵一幅拍出两亿多元。他是中国当代身价极高的国宝级画家，他的画被限制出境，但他和夫人朱碧琴几十年来一直住在面积不大的简陋老式公房里。在非常时期，他也遭受了无端的批判，说他的画是不正统的形式主义，但他毫不在意，也不低头，在极端偏激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创作思路，衣着和生活起居仍然朴素得超出常人的想象。他的邻居在路上遇到衣着简朴、穿着破球鞋的他，跟他说：“你的一幅画卖了上亿元，你可以生活得更好点了。”吴老师却回答说：“画卖高价跟我有关系？”扭头就走了。

我这一生中能够有机会遇到吴老师，向他学习，这真是我的幸运！尽管自己不成才，但是他成为我一生最值得怀念和应该感恩的一位老师。

2025年8月20日于上海